

赞助社员杨守敬与西泠印社的交集考论

万子昂

摘要：杨守敬因故寓沪三年间与西泠印社交集，后加入西泠印社成为社员，这段公案因杨守敬的赞助社员身份，并不为相关社史研究者所重视，从而形成了对西泠印社正式修启立约前的一个认识盲区。本文通过汇总相关书籍、报刊资料，考论杨守敬何以为西泠印社所看重，及寓沪期间杨守敬涉及西泠印社中人的系列交游活动，以补目前相关社史研究之阙。

关键词：西泠印社 杨守敬 赞助社员

西泠印社在早期发展阶段（即1904—1913年，正式修启立约前近十年时间内）作为实质上的地域性小众印学社团，以核心印人社员为中心，自然围拢了一批为金石学风气所影响，却非专业印人的社员。对于这些社员的正式称呼，直至1960年韩登安、阮性山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上首次提出“赞助社员”名称后，因符合社史实际，遂统一定名并沿用至今。^①

杨守敬作为其中一名赞助社员，在与西泠印社的交集中，凭借金石学大家、书坛巨擘的身份及古籍整理的功绩，为西泠印社所看重并被主动吸纳入社，不同于一般性质的赞助社员。故本文试以其为例查阅杨守敬寓沪的相关文献，进行个案考论，旨在发掘赞助社员群体中代表人物的交游活动，还原西泠印社早期发展阶段的一个侧面，以补目前相关社史研究之阙。

一、西泠印社早期社员与赞助社员

光绪三十年（1904）以创社四君子为首的一众士人于孤山雅集，随后创立西泠印社。相关记载据《西泠印社志稿》可知：

初，叶子铭、吴子隐、丁子仁、王子寿祺会集湖滨，慨然有感印学之将湮没也，谋于西泠数峰阁之侧，辟地若干弓，筑茅三两室。风潇雨晦，乐石吉金，唯印是求，即以为社。社因地名，遂曰西泠。^②

然而，作为现代著名的印学社团，迟至民国二年九月初九日（1913年10月8日）庆祝开社十周年时，印社方才修启立约，厘定章程，正式定名为“西泠印社”，兼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

^① 王福庵审定，秦康祥编纂，孙智敏裁正，余正点注：《西泠印社志稿》，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② 王福庵审定，秦康祥编纂，孙智敏裁正，余正点注：《西泠印社志稿》，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宗旨，推吴昌硕为社长，这期间近十年为早期发展阶段。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者是印社以西泠孤山为社址，其上有历代祀宇，建筑均为公家庙产，不能直接迁移改动，为印社兴建建筑带来诸多不便，也使得印社早期的集会，具有强烈的公共性质，不能以私人意愿展开活动。据1905年丁仁等呈杭州府钱塘县为创立西泠印社辟地孤山专用案，当中即言：

虽云集会自由，要亦吟坛变祠。事关公益，体属私团。^①

此事后经汪嵒等官员的支持而得到改变，印社建筑增多，集会活动也愈发以印学交流为中心，并延续至今。二者在于晚清印学篆刻一类文艺，终非显学。如赵之谦这样颇为西泠印社尊崇的篆刻大家，也仅以金石学家身份参与张之洞于北京龙树寺举办的集会^②，集会名单中列举与会者的专擅，丝毫未提及赵之谦的篆刻艺业。可见晚清篆刻发展之狭，即使在江浙地区存在一二印人，但印人往往并不以篆刻技艺为荣，更遑论主动参与以篆刻为主题的相关集会。

故在西泠印社尚属地域性小众印学社团的早期发展阶段，以少数核心印人社员为中心，自然围拢了一批为金石学风气所影响，却非专业印人的社员。他们未必因篆刻印学参与集会，但也在早期以“赞助诸公”或“社友”的模糊身份发挥了积极作用，被铭记于社史之上，典型者如在《西泠印社志稿》中特为勒铭的赞助十人（如图1所示）。据汪厚昌刊于《金刚钻》报的社史介绍可知：

社员入社资格，初惟为金石书画之学者得有之；次之如横通一流，既章实斋所谓琴工、剑匠、书贾、装池诸人，亦皆得入社为社员。入社时，不须入社费，更不须月费、常年费。故人皆争先恐后，如蚁附膻，惟恐不及。迨组织渐备，游人日众，俨然与湖山胜迹争雄。于是，即非金石家、非书画家、非横通家，是杭州人、非杭州人，亦多有解囊输助者，或捐资建筑，或购置器具，或捐送古物（如汉三老碑之类），若辈均一律认为社员。^③

这种印社早期对社员身份界定模糊的状况，直至1960年得到改善，此后印社统一认定“赞助诸公”或“社友”名为“赞助社员”，沿用至今。

虽然，关于何人归属赞助社员，在印社初设时没有得到合理界定，印学界至今亦莫衷一是。据《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研讨会论文集》所收录文章来看，有人持44人说（韩登安、阮性山约于1960年所撰名单，图2），也有人持47人说（丁利年《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状况研究之我见》），西泠印社官网“已故赞助社员名单”则列有52人。

考虑到赞助社员的选取标准，受到印学之外的特殊贡献、籍贯与血脉等因素的直接影响，如童叔平、王同伯、丁立诚等，就与印社中的某些社员存在籍贯与血脉方面的关系。因此，真实历史上

① 邱云：《清末民初祀典制度变迁对西泠印社的影响》，《西泠艺丛》2017年第3期，第14页。

② 张之洞：《张文襄公书札》，《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18页。

③ 王佩智、邓京：《新见早期社史研究的几个旁证》，西泠印社编《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稿。

河井仙郎^{（八七一—一九四五）}字荃廬。日本西京人。精倉史之學，工篆隸，善鑒別金石碑版。數遊中

國江浙間，曾入本社，受知於吳俊卿。刻印專宗秦漢，渾厚高古。金石家皆樂與

締交焉。

朱暉^{（九一〇—一九七四）}原名寶庭，號醉竹。杭州人。長於目錄，版本之學，兼工書畫篆刻。

右列印人及收藏家共六十一人

注：印社史料包括本志稿上有一个「印社同人」的概念，包含两部分人，一是以印人为主体的社员，包括篆刻家、印学理论家、书画家而兼顾印学者等。一是社史文本上尊称他们为「赞助诸公」者的赞助社员，他们也是印社事业和组织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是从道义上、艺术上、经济上无私支持印社，关心爱护印社，并积极参加印社各项活动的入士。从本志稿记录的赞助社员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当时文化艺术界的俊才名流。社史记载的活动中，常可见到他们的身影。印社所有的重要举措，都是由社员和他们共同协力来完成的。

「赞助社员」这名称，是一九六〇年由韩登安、阮性山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上撰文介绍印社时首次提出来的，这个提法因符合社史实际，至今一直被印社同人所引用。因此，从社员组成份上界定，早期社员应包括社员和赞助社员这两部分人，既符合史实又清楚明了。

汪敬字曼鋒，仁和人。改元初年，任杭縣知事。興辦學校，啟迪後進，頗衆。博學嗜

古，本社凡各興建，多盡力贊助。^{（注）}張鈞衡字禹和，號石銘，又曰石民，烏程人。光緒甲午舉人，官遊江蘇。耽書好古，築適園於潯溪，收藏金石、書畫、書籍。丁卯卒，年五十六。著有藏書志、梁石記、適園存等。

李廉原名相綸，字子屏，號無庸。湘陰人。輔燿子。工書能文，隨宦來杭。既承命，以小盤谷地屬之本社。於丁巳春，又奉其祖遺篆留雲字，勒於巖側。此壬戌夏來社，感陵谷變遷，慮久且湮，乃撰小盤谷記，手書刻石。

字幼梅，西泠印社早期贊助社員。

見五八頁

等

等

等

等

等

等

等

等

等

等

等

等

图1 赞助十人小传，出自《西泠印社志稿》

西泠印社吸收社友极为慎重，其条件首先必须本人于艺工上有高度成就，品质高尚；并且须有老社友 5 人的介绍，在每十周年纪念日，经到社诸社友认许才得入社。兹将印社创立以迄解放以前（除日寇侵略杭州沦陷期间）的基本社友姓名列如下：丁仁、丁永生、丁上左、王世、王鏊、朱兆蓉、汪承启、李息、柯怡、钟霭申、张坚、胡学海、俞逊、吴涵、张维懋、钟鼎、金有邻、叶希明、武曾保、胡然、叶铭、朱景彝、吴隐、吴潮、胡宗成、孔织云、王槐、顾元谦、鲁坚、周承德、吴昌硕、经亨颐、叶墨卿、苏涧宽、哈摩、费视、底奇峰、杨宝镛、戴书龄、河井仙郎、长尾甲、胡纛、金鉴、丁立诚、金承浩、汪厚昌、马衡、武钟临、高时丰、高时显、俞人萃、楼邨、黄宾虹、童大年、王云、王昶、方约、梁桢、张克和（以上皆已故）。吴迈、唐源邨、葛书征、吴熊、吴琬、胡淦、韩登安、陈锡钧、谢光、韩宜、王贤、方介堪、张咀英、叶丰、吴朴、秦康祥、唐云、秦彦若、高廷肃、包容、沙孟海、诸乐三、来楚生、罗崇艺、方瘖、江文信、朱晖。

基本社友之外，而于印社兴建时期有特殊贡献或捐建屋舍器物者，则为赞助社友。兹并录其姓名于后：王同、汤聘伊、罗桢、丁理、高保康、丁三在、丁立中、王缙、汪岭、余潮、王士杰、郑遗孙、张景星、王同烈、王锡荣、盛俊、郑健鑫、洪承德、邹貽孙、胡如玉、吴善庆、吴小楼、俞文樾、丁泰、盛起、盛庆藩、盛佐、张钧衡、周庆云、孙涛、钟之棣、金尔珍、夏超、童晏、盛宣怀、杨守敬、张祖翼、李辅耀、陈瑞、僧冶开、弘伞（以上皆已故）。孙智敏、邵裴子、阮性山。

图2 韩登安、阮性山所撰社员名单，引自《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状况研究之一》

的赞助社员，无疑多于现存赞助社员名单中所列举的数人。本文为尽量避免对某些赞助社员的记录缺漏，采信人数最多的55人名单（余正《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状况研究之一》）^①，并结合《广印人传》《近代印人传》等书籍与网络检索，对原名单补充辑录各人阙漏的基本信息（籍贯、专擅、身份）。对于有复合身份的赞助社员，着重强调其与西泠印社相关的主要身份，如周庆云作为儒商，身兼士人与商人的不同身份，依靠对西泠印社的经济赞助成为赞助社员，故在名单中认定其身份为商人。其余诸人有类似身份问题的，均照此处理。如下表所示：

表1 西泠印社赞助社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字号	籍贯	专擅	身份
1	童晏	叔平	上海崇明	善书、画，精刻印	士人
2	王同	同伯	浙江杭州	工诗，精刻印	士人
3	陈瑞	六笙	广西浔州	善书	士人
4	汤聘伊	勉斋	浙江杭州		
5	金鉴	明斋	浙江杭州	善书、画，精刻印、鉴别	士人
6	胡纛	矧邻	浙江崇德	工诗，善书，精刻印、刻竹	士人

① 余正：《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状况研究之一》，《“百年名社·千秋印学”国际印学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2003年版，第26页。

(续表)

序号	姓名	字号	籍贯	专擅	身份
7	胡如玉	宝亭	浙江绍兴		
8	丁立诚	修甫	浙江杭州	藏书, 目录	士人
9	罗渠	矩臣	浙江杭州		
10	丁理	治平	浙江杭州		
11	周李光	六介	浙江乐清		杭县知事
12	杨守敬	惺吾	湖北宜都	善书, 藏书, 目录, 金石, 地理	士人
13	张祖翼	逖先	安徽桐城	善书, 精刻印, 金石	士人
14	李辅燿	幼梅	湖南湘阴	工诗, 善书、画, 精刻印	道台
15	盛宣怀	杏荪	江苏武进	收藏	商人
16	高保康	龚甫	浙江杭州	修志, 金石	士人
17	盛庆蕃	剑南	浙江余杭	善书	士人
18	丁三在	善之	浙江杭州	目录	士人
19	金尔珍	吉石	浙江嘉兴	善书、画, 精鉴别, 金石	士人
20	丁立中	和甫	浙江杭州	藏书	士人
21	盛起	凤翔	浙江余杭		
22	王绮	定叔	浙江杭州	善书、画, 金石	士人
23	汪嵒	曼锋	浙江杭州	工诗, 善书	杭县知事
24	吴善庆	善卿	浙江绍兴		商人
25	冶开	清镕	江苏常州		僧人
26	夏超	定侯	浙江青田		浙江省厅长
27	张钧衡	石铭	浙江吴兴	藏书	商人
28	俞潮	寅初	浙江杭州		
29	钱恂	念劬	浙江吴兴	音韵, 小学	士人
30	黄拯	志容	浙江永嘉		
31	丁庚	永生	浙江绍兴		
32	胡学海	宇澄	浙江杭州		
33	康有为	广厦	广东南海	工诗, 善书, 金石	士人
34	鲁坚	澄伯	浙江余杭	工诗	士人
35	盛鍾俊	幼文	浙江杭州		
36	王士杰	秋圃	浙江杭州		
37	张景星	子详	浙江杭州	工诗	士人
38	王锡荣	湘泉	浙江杭州	收藏	商人
39	郑道乾	健安	浙江杭州		
40	洪承德		浙江杭州		

(续表)

序号	姓名	字号	籍贯	专擅	身份
41	俞文鏞	馥葆	浙江绍兴		
42	丁泰	静澜	浙江绍兴		
43	俞序文	人萃	浙江余杭	工书, 精鉴别, 藏印	士人
44	盛佐	完甫	浙江余杭		
45	周庆云	景星	浙江吴兴	工诗, 善书、画, 金石	商人
46	孙涛	桂荪	浙江崇德		
47	钟元棣	景榆	浙江海宁	工诗	士人
48	李庸	子扉	湖南湘阴	工诗	士人
49	邵长光	裴子	浙江杭州	工书, 精鉴别	士人
50	胡希	穆卿	浙江杭州	精刻印	士人
51	阮性山	木石	浙江杭州	善画, 精鉴别	士人
52	周承德	佚生	浙江海宁	善书, 精刻印	士人
53	邹建侯	貽孙	浙江杭州		
54	弘伞	子谿	安徽灵璧		僧人
55	孙智敏	廔才	浙江杭州	工诗, 善书	官员

根据余正《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状况研究之一》所录赞助社员55人名单补充辑录

上表所举55位赞助社员,按身份论,可划为士人(25位)、官员(5位)、商人(5位)、僧人(2位)四大类,其中士人是西泠印社赞助社员的绝对主体。据籍贯论,赞助社员的出生多为以浙江省为中心的沿海地区,属于内地省份的赞助社员仅杨守敬、李辅燿及李庸三人;据专擅论,除少数人因资料缺漏不明确外,赞助社员大多各有擅长的领域,其中不乏贯通书画印的全才。

就四类赞助社员的相应贡献而言,士人赞助社员,主要依靠金石学术入社,翼助印社的篆刻实践与印学理论建构。但也不局限于印学,如张景星、李庸这类人,工诗,或善书画,亦可入社。^①官员赞助社员,与一般士人同属士大夫群体,但主要凭借身份所带来的职权便利,为印社做出不一样的贡献。如汪嵒,其担任杭县知事时,在印社产权注册、拓建庭院等方面多有照拂,对于丁仁等先后两次为创设西泠印社所递交的申请,曾分别批文,并出具准许告示予以保护。^②商人赞助社员,大多为由士转商的儒商,对西泠印社进行直接的资金或建筑增建赞助,如盛宣怀、吴善庆,前者于创社时出让自家地产,后者曾无偿增筑观乐楼、还朴精庐。^③僧人赞助社员有冶开、弘伞。

上述赞助社员名单除总体反映江浙地区深厚的金石学土壤,以及各社员依其身份与所能戮力同心建设西泠印社外,亦表现出杨守敬在一众赞助社员中,可作为代表人物的独特性。这不单因杨守敬有着罕见的内地省份籍贯,缺乏与西泠印社直接交集的条件,晚年因故寓沪三年方才与印社社员

① 王福庵审定,秦康祥编纂,孙智敏裁正,余正点注:《西泠印社志稿》,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

② 邱云:《清末民初祀典制度变迁对西泠印社的影响》,《西泠艺丛》2017年第3期,第16页。

③ 王福庵审定,秦康祥编纂,孙智敏裁正,余正点注:《西泠印社志稿》,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产生深入交集。更由于其作为一代学术大家，所涉领域涵盖金石、目录、地理等“朴学”，可谓清代学术之集大成者，是西泠印社需要的赞助社员之一。

二、杨守敬成为西泠印社赞助社员的缘由

由于西泠印社在早期发展阶段属于地域性小众印学社团，而杨守敬又常年在内地省份活动，故杨守敬与西泠印社的交集，实际建立在杨守敬数次赴沪，踏足江浙地区的基础上。

据《邻苏老人年谱》记载，杨守敬早在光绪元年（1875）即因鬻艺卖字之事奔赴上海，时间远在西泠印社创设之前。此时的杨守敬“及抵上海，投书各处，大抵皆以寻常卖字人视之，无主顾者”^①，这种无人问津的情况，直至杨守敬随员赴日后，因薄有名气新结识了几位洋行商人才得到改善。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是陈光第（字雁初），其为广东潮阳（今汕头）人，亦是上海潮州会馆董事。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月，“雁初乃编告其同乡及南洋新加坡诸侨商”，在其所属的广东商人圈内宣传了一番，杨守敬因此在鬻艺卖字时颇有所获。二是甘作蕃（字翰臣），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是当时在沪的富商、买办。其与陈光第同为广东籍贯商人，间接知晓杨守敬。甘作蕃曾因酷爱杨氏书法，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特邀杨守敬往其家小住数日，并推荐给同乡所知。此后二人因金石为友，相交数年，可以说是杨守敬晚年选择寓沪避乱，并与西泠印社交集的主要原因。

晚清民初因“上海文物殷盛，邑中敦朴之士，信道好古，娴习翰墨，又代有闻人”^②，形成了士人普遍赴沪鬻艺的风潮。但在众多与西泠印社交集的人员中，却只有含杨守敬在内的数人成为赞助社员。原因是西泠印社在早期发展阶段，需要杨守敬这样具有金石学术名望与成就的学者加入印社，提升印社的整体水平。因此，“杨守敬成为西泠印社赞助社员”这一社史事件的背后逻辑，不是杨守敬如何主动寻求加入西泠印社，而是西泠印社需要杨守敬成为赞助社员，需要杨守敬金石学大家、书法家的身份，以及作为古籍整理者形成的“传刻之功”。其中，西泠印社又首重杨守敬的金石学大家身份。

这一身份的形成，与杨守敬同其他金石学家、收藏家及外国文人等展开广泛交游息息相关（如图3）。当杨守敬因赶考赴京、因公事赴日、因邀约赴苏、因避祸赴沪时，这些主要出于维持生计目的所发生的行迹，在客观上形成了独属于杨守敬的游学活动，拓展了其学术交际圈，致使杨守敬与当时顶尖的金石学家互通有无，超越了一般士人虽交友遍天下，但“南北东西，大都以邮筒往复”^③的学术交流情况，为杨守敬带来了与诸家间的交流思辨，以及更加广博独到的学术视野，并直接反映在其最终完成的金石学著作当中。

① 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1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② 杨逸撰，印晓峰点校：《海上墨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③ 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6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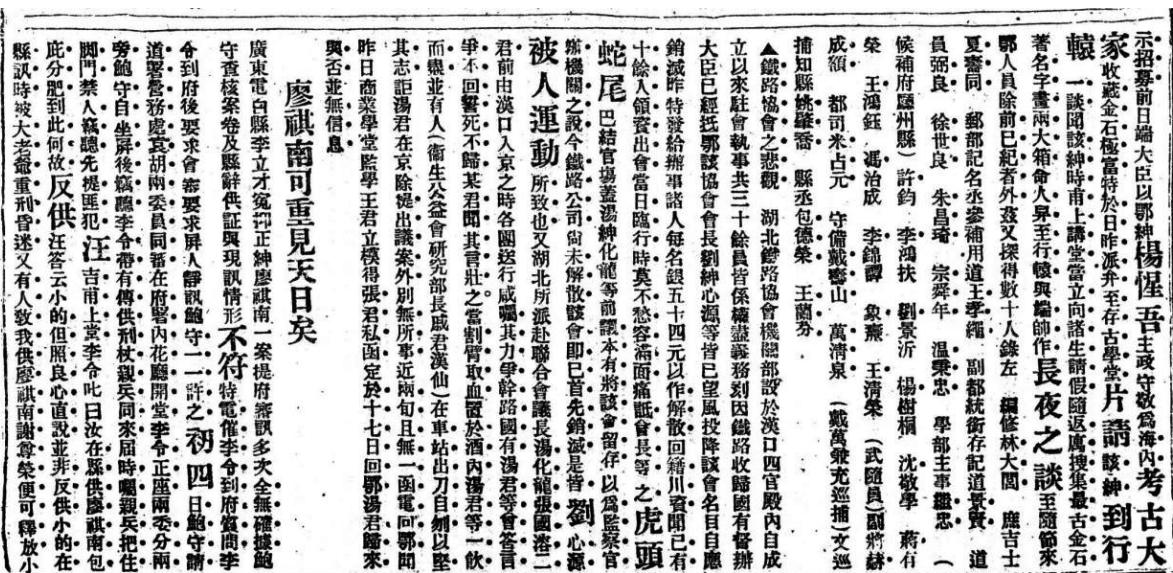


图3 端方招杨守敬入幕题跋金石，引自《申报》

如《三续寰宇访碑录》一书，为杨守敬与赵之谦学术争辩的直接产物。杨守敬在阅读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的过程中，发现“所得拓本出于赵书之外者，已数百事而未入其录中”^①，欲与赵之谦争辩，然而“其人高自标置，不受攻错”^②，双方无法通过口舌交流统一观点，解决杨守敬所指出的书中阙漏。故杨守敬决定以实际成果驳斥赵书中的错误，参考《补寰宇访碑录》，采用更合理的体例、更严谨的考据、更广泛的搜罗，依靠赴日所收诸石刻、端方所藏诸石、罗振玉金石辑本汇编成书^③，可谓尽取诸家精华而无诸家之短。

又如《古泉薮》一书，为杨守敬据北京金石拓片藏家李宝台的泉币拓片所完成的著作。涵盖李宝台父子自十余岁至七十余岁间，日夜不辍拓泉币所形成的积累，可谓集古泉之大观。李宝台与杨守敬同为笃爱金石之人，其“尝以古泉粘本册求售”^④，但至精至希之品亦不愿割爱给杨守敬。故杨守敬特于李宝台逝世后，收购其遗留的部分泉币类拓片，汇编成是书，从中体现了杨守敬独到的学术视野。

在主要的金石学成就之外，杨守敬的书学亦是其成为赞助社员的缘由之一，其书学成就包含两方面，一是书法实践，二是书学理论。杨守敬的书法实践大都是为他人所作的条幅对联，具有较固定格式的作品，即对外鬻艺的产物，大篇幅的自撰自书作品很少，除受始终存在的生活压力影响外，杨守敬自身不善属文，整体学术倾向为集成总结亦是关键。晚年杨守敬寓沪期间，就特意致书与梁鼎芬云：

① 杨守敬：《三续寰宇访碑录》，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12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21页。

② 杨守敬：《三续寰宇访碑录》，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12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21页。

③ 杨守敬：《古泉薮》，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12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④ 杨守敬：《古泉薮》，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12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敝处拟制一联为祝，而未能作联辞，弟所知也。愚为我捉刀，是所至盼。^①

这些都体现出杨守敬书法深受其金石学影响的特点，即在书风上“源于篆隶，不拘一家”^②，所取法的对象不拘前代的任何名家，涵盖大量金石碑帖。在书学思想上，强调“余谓天下有博而不精者，未有不博而能精者也”^③，根源于金石学研究。这方方面面的特质，使得杨守敬书风比较接近以吴昌硕为代表的海上书家，是杨守敬晚年与吴昌硕交好的原因之一。杨守敬后经吴昌硕撮合，与日籍文人水野疏梅结为师徒，成为中日书法交流史上的美谈。此事可看作杨、吴二人因书学交游的延续。

在古籍整理方面，杨守敬的工作主要包括访书、校书、刻书等，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

同、光以来，刻书籍者争挟稿以寄鄂，谓其槧精而值廉也。然鄂之手民，初亦甚劣，宜都杨惺吾大令守敬多方指教刊本，久之，且能影摹宋元板矣。^④

可知杨守敬早年在鄂时就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古籍整理经验。光绪六年（1880）四月下旬，杨守敬因故“携眷由天津至上海，渡海赴何子峨钦使之招”^⑤，作为外交随员之一出使日本。赴日期间，杨守敬遵黎庶昌之嘱，专事访书、刻书等古籍整理事宜，充分利用了上述经验。对于已入手的古籍，杨守敬“每得一书，即略为考其原委，别纸记之”，在正式刻制时，则“日与刻工磋磨善恶……夜则校书，刻无宁晷”。

得益于如此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当杨守敬主持刊刻的《古逸丛书》《寰宇贞石录》等书一经传至国内，众士人“几于宋槧元刻等视”。诸可宝《六月十日湘澹同年首成乃园三集诗亦叠前韵继之》诗云：

海客渺沧波，方言挟机弩。子母音自然，华梵志须补。礼失求四夷，吁嗟籍谈数。^⑥

可知杨守敬赴日期间的古籍整理工作，在士林心中几等于孔子求寻周礼的功绩，杨守敬遂因此次赴日访书著书而名望日隆，为其学术声震南方士林之始，亦是杨守敬日后避居武昌，至上海能顺利结交印社中众士人名流的要因之一。最终，杨守敬在学术方面的影响力，以民国元年（1912）八月下旬至九月上中旬被选入函夏考文苑（新设的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为标志^⑦，发展至顶峰，对当时寓沪的士人群体而言，纵不识杨守敬其人，亦闻其名。

① 程翔章、程祖灏编著：《杨守敬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25页。

② 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90页。

③ 杨守敬：《激素飞清阁评帖记》，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8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9页。

④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5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02页。

⑤ 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1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⑥ 诸可宝：《璞斋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15页。

⑦ 程翔章、程祖灏编著：《杨守敬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10页。

三、杨守敬寓沪期间与西泠印社社员的交游

杨守敬因避武昌起义兵乱，往其上海友人甘翰臣处寄住，直至民国三年（1914）五月赴京为官，前后留居上海约三年之久，是为杨守敬一生中与其西泠印社交集的主要时期，这种交集集中体现为杨守敬与部分西泠印社社员的交游，以其教授水野疏梅书法为始，以其赴杭与诸社员会晤为终。

杨守敬寓沪期间的交游细节，基本散见于同时期与其交好为友者的信札、日记。今据部分信札可知，杨守敬曾数次自言在上海卖字鬻艺“谨敷日用”“亦少过问者”^①的现状，体现了其因故仓促离鄂赴沪所面临的巨大生活压力。这种压力几乎贯穿杨守敬的三年寓沪期，导致其交游活动主要以如何维持生计为前提。因此，杨守敬与印社社员交游的目的，并非仅仅为了参与文人雅会，而是通过交游借用社员背后势众力强的文人团体，为自己的印书、鬻艺等经济活动服务。对于西泠印社，于公则需要杨守敬这样的金石学大家加入印社，以增强印社综合实力，于私则双方本就存在较好的交情，赞助社员不过是对这段交情所进行的名义上的追认。

杨守敬寓沪期间与西泠印社的交集，最初体现为宣统三年（1911）经人引介所收的徒弟水野疏梅，杨守敬教导他书法，吴昌硕则教导他绘画。其人属于长尾甲、河井荃庐一类与西泠印社存在关联的日籍文人，只是水野疏梅并未被明确记载于社员名单上，一般不将其看作印社社员。水野疏梅对杨守敬的直接影响，是促使《邻苏老人年谱》《学书述言》二书出版，并在回国后对杨守敬书法进行广泛宣传。

受到水野疏梅的宣传影响，杨守敬寓沪鬻艺时所遇求书求跋者，“日本人尤夥”，杨守敬的书法家身份进一步为中日文化界所认可。然而名气的提升，并不能解决杨守敬要供养随行寓沪的整个杨氏家族的压力，杨守敬只能选择重操印书旧业，与缪荃孙、傅增湘、莫棠、沈曾植、刘承幹等藏书名家以赏玩古籍、互借善本校书为由集会交游。一方面，杨守敬可以依靠集会寻找合作者，借用对方珍藏的古籍原本印书。据《艺风老人日记》及《艺风堂友朋书札》二书记载，杨守敬就曾与缪荃孙、甘翰臣合作集资印书，拟“三股分派，并宣纸及印工每股七十二元”^②，由杨守敬负责与天宝斋石印局的洽谈工作及校订之役。另一方面，杨守敬也能够通过集会接触到实力雄厚的买家，方便自己出售由鄂携来的古籍（如图4）。据《嘉业堂藏书日记抄》记载，刘承幹就曾通过上述古籍交流集会结识杨守敬，“至东百老汇杨惺吾处，阅视所藏书籍”^③，出于人情应酬的缘故，烦请朱甸清代为拣选数种购买。

由于此类古籍交流集会本质为同好雅集，对与会者的身份并无严格限制，除上述精于旧学的前辈，会中亦不乏晚生后辈。如当时正在经营上海西泠印社的吴隐，是座上常客，也是杨守敬寓沪三年期间主要接触的西泠印社社员。在此之前，二人间有据可查的交游行迹可上溯至宣统元年（1909），据《邻苏老人题跋》记载可知：

① 杨先梅辑，刘信芳校注：《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巴蜀书社1996年版，第188页。

② 钱伯城、郭群一整理，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26—827页。

③ 刘承幹著，陈谊整理：《嘉业堂藏书日记抄》，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79页。

山阴吴君石潜精篆刻，藏印甚多。尝以其秦汉印选、国朝诸名家印及《西泠八家印谱》赠我，知其与杭州丁君辅之结印社有年。又出其《西泠印社图》属题，亦吾旧友陈君蓝州笔也。余刻日归鄂，不及为之详述，倚装书此以志之。^①

作为在集会中再次相见的友人，吴隐虽没有以入股者身份直接参与杨守敬的印书活动，但考虑到其以书商身份，与缪荃孙过从甚密，曾为缪荃孙寄售过诸多书籍^②，吴隐应当为杨守敬提供过类似寄售、宣传所印书籍的服务，双方产生涉及经济层面的联系，关系因此更为亲密。据《通鉴纪事本末》跋尾云：“寄语石潜，当什袭藏之，勿轻以与人也。”^③可知杨守敬还为吴隐所获的善本古籍鉴定，由此数语能见二人此时的交情。

除上述古籍交流集会以外，杨守敬曾参与过且有史可据的重要集会活动，主要为中国书画研究会（后改名“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于民国元年四月二十三日（1912年6月8日）在徐园举办的“金石书画共览会”。^④民国时期的上海，以数座名园为址展开的文人社团集会活动不胜枚举。据《上海的文艺社团》一书可略知当时之盛况，而在是书所举的一百余个社团中，大多又依托徐园活动，故而徐园可谓当时上海的公共文艺活动中心，骚人墨客莫不结伴来游。据《王一亭年谱长编》记载，当时“金石书画共览会”的相关与会者中就有吴昌硕、哈少甫、长尾甲等在沪西泠印社社员。杨守敬作为发起人之一参与其中，不仅能与在沪印社社员展开更广泛的交游，拓展关系，还能借用主办方中国书画研究会代为寄售作品的服务，可谓一举两得。又由于此类集会中存在大量西泠印社核心社员，约等于实质上的在沪小型西泠雅集，杨守敬遂通过集会在不自觉中完成了由一般文友直至“赞助社员”的身份转变。

在“金石书画共览会”举办的第二年三月初三（1913年4月9日），作为西泠印社赞助社员之一的周庆云曾于徐园大集名士。据与会者邹弢诗作《癸丑上巳吴石潜哈少甫童心盒陆野衲等四十余人在曹家渡徐氏小兰亭修禊作长歌纪之》（图5）云：

欲把高风继永和，招邀裙屐联车骑。管弦殢咏集名流，海上群贤禊事修。^⑤

可知此次集会又名修禊会，旨在追慕兰亭先贤。修禊会中核心诸人与前“金石书画共览会”与会者基本重合，故此次集会可视为前度集会的延续。虽然，据《吴兴周梦坡先生年谱》云“上巳日，淞社同人修禊徐园，会者二十二人”，与邹弢说似乎颇有出入。这是因为民国社团多不设非此即彼的参与禁制，一人时常在交游间身兼多社的社员身份。如吴昌硕在担任西泠印社首任社长的同时，也活跃于海上题襟馆、淞社等其他社团，周庆云本为淞社的主要发起人，则年谱记载自然以淞

① 杨守敬：《邻苏老人题跋》，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8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5页。

② 缪荃孙著，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251页。

③ 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8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1页。

④ 张俊峰：《杨守敬与印人的交往及其用印特点》，《书法》2020年第6期，第135页。

⑤ 邹弢：《三借庐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7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

中華民國農業促進會廣告

本會事務所設在後馬路觀音閣碼頭卅三號門牌以後逢星期五下午二時開談話會一次屆期務請會員駕臨會場一切無任翹盼 發起人丁辛垞等謹白

治愈小腸疝氣限三日永遠斷根

京都天寶齋○人患疝症○從速斷根○立能消腫○可為一對而止矣○(主慎宜認)○毋以自誤○本齋秘製小腸疝氣膏○專治男女老幼○不論新久○一貼即愈○其效如神○天下之病○無不藥到病除○此膏之靈○誠非筆墨所能形容○凡患此症者○請速向本齋購買○每盒大洋一元二角○小盒六角○郵費在內○上海三馬路○天寶齋○發行

楊守敬敬啟

本局經北楊守敬先生種書籍另有目錄並代書法手編步兵教科書洋裝三册上海善易堂書局啟

上海善易堂書局

上海善易堂書局發行

图4 楊守敬賣書店，引自《申報》

兒兮兒兮勿傷孤露黨禍今已張中原少樂土望兒不飢不寒長養成爲我中邦振神武苦後同甘勿忘苦 五解

癸丑上巳吳石潛哈少甫童心愈陸野衲等四十餘人在曹家渡徐氏小蘭亭修禊作長歌紀之

妍紅瘦綠爭春媚花香烘透東風醉欲把高風繼永和 自晉至今一凡千七百癸

图5 邹弢修禊會詩題，引自《三借廬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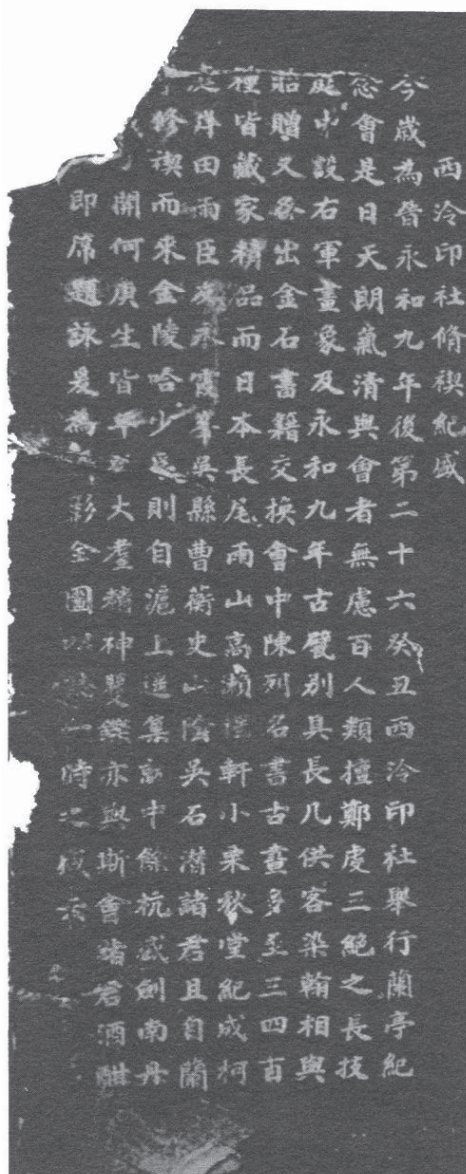


图6 《西泠印社修禊紀盛》碑，引自“西泠印社”微信公眾號

社为主。邹弢诗题所指“四十余人”同时包括淞社中人与非淞社中人，杨守敬应当也作为“四十余人”之一参与其中，并借此集会与同为赞助社员的周庆云有过金石学、书学等方面的学术交游。

此次修禊会无疑具有某种承前启后的特殊意义，因其不仅属于原本徐园“金石书画共览会”的延续，亦是西泠印社创办十周年集会的先声。据张景星《西泠印社同人录序》云：

今年春，复就本社旧址，开兰亭纪念盛会，兼陈列书画精品，拈扬风雅，中外联欢，会者

凡数百人，何其盛欤？盖追溯本社成立之始，已十年于兹矣。^①

可知，西泠印社于民国二年九月初九日（1913年10月8日）举办创设十周年集会暨兰亭纪念会，并特为勒石碑刻，摄影与会百人全图，以志一时之盛会。

殊为可惜的是，碑刻《西泠印社修褊纪盛》（图6）并未全录当时与会的数百人，其中仅提及“金陵哈少孚则自沪上遥集”，至于如杨守敬等其他在沪社员，是否参与了此次西泠印社创设十周年集会，《邻苏老人年谱》及其余著作中均未记载。再者，年谱开篇即言：“日者推余命，流年止七十三。”^②（此轶事亦见《清稗类钞》，按所谓“日者”当是杨守敬好友陈衍）考虑到杨守敬当时拮据的生活状况及对衰年的忧虑，似乎不太可能参与西泠印社创办十周年集会。

其实，据《西泠印社修褊纪盛》所录的名单来看，当中即有在沪日籍社员长尾甲，以及经营上海西泠印社的吴隐，集会中必然存在自上海来参与集会，却未被铭刻于石碑的人物。另据《邻苏老人年谱》记载，杨守敬确曾有过一次罕见的出沪赴杭记录，即民国二年（1913）九月间，杨守敬与甘翰臣、杨先梅结伴赴杭州西湖旅行之事，此事几乎与西泠印社十周年集会同时同地发生。在此次出行中，杨守敬特意携孙同游，因杨先梅“颇诚笃，又资稟过人，将来当能世其家学，特钟爱之，每出必令随侍左右”^③。故此一行名曰旅行，实乃游学。杨守敬即便没有亲赴西泠印社创设十周年集会，但也必然出于引介自家孙辈的目的，与当时在杭的社员好友会晤，从而实现其人生中与西泠印社最后的交集。

纵观杨守敬晚年寓沪期间与西泠印社的交集，客观上上海与杭州间所具有的地理隔阂，致使二者的交集基本通过在沪社员间接完成，杨守敬始终面临的生计问题，促使其有意识地缩小交游范围与深度。但杨守敬寓沪期间与西泠印社的交集，总体仍较一般文人与西泠印社的交集更密切，大概双方均为晚清民初不同学术领域的顶峰，西泠印社既认可杨守敬为金石学大家，杨守敬亦何尝不对西泠印社心向往之？

四、余论

作为与西泠印社交集的赞助社员代表，杨守敬从宣统元年（1909）短暂赴沪鬻艺，至民国三年（1914）离沪应袁世凯之聘，从零星接触部分西泠印社中人，到被辑录于赞助社员名单，在西泠印社正式修启立约前的早期筹备阶段，与在沪核心社员展开了广泛的交游，是为杨守敬晚年学术年谱中尤为重要的一笔。其中，杨守敬自身金石学大家、书法家的身份，以及古籍整理者的功绩，无疑是杨守敬与西泠印社发生交集的根由。其金石学著作，建立于旁征博引的基础上，积累了一大批以资学习的宝贵金石材料，乃至许多不见史载的国外金石碑刻，被西泠印社认为有补于篆刻实践与印学理论研究，其本人，更是为西泠印社所认可的士人型赞助社员。

在金石学研究之外，杨守敬与吴昌硕等海上书家在书法风格与书学思想上形成共鸣，还在一生

① 王福庵审定，秦康祥编纂，孙智敏校正，余正点注：《西泠印社志稿》，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页。

② 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1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③ 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1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中进行了大量的古籍整理工作，具有类似吴隐“传刻之功不下于著述”的贡献。特别是对于古籍整理工作，由于杨守敬本人所具备的治学功力，其对书籍的出版辑录实际涵盖相当程度的校勘，可谓另一种形式的著述，从中所反映的严谨学术研究品质，亦为西泠印社所看重。

（作者系三峡大学硕士研究生）